

岁月寒窗

◎王立良

在我六岁的那年,记得是夏天。几个婶子、奶奶和我娘簇拥着一个手提黄雀笼子的算卦人,进了二老奶奶的两间子房里。算卦人还不住地说着:“黄仙算卦比人算得灵,不灵不要钱,一卦,二卦三毛。快来看黄仙显灵了。”我娘一般是占先头,于是,她忙指着我说:“快给俺儿子算一卦,长大干什么?”

说黄仙我有点好奇,就从大人缝里钻了进去看个究竟。果不其然,算卦人放下笼子,从肩格里抽出一摞帖子,往地上一摊,提开笼子的小门,里面的黄雀乖乖地从里面出来,左瞧瞧,右看看,忽然低头一叨,揪出一张帖子甩在一旁,算卦人捡起来大喜:“好卦,好卦呀。”大伙一看,帖真显示着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礼服,脚登大皮靴,手提大皮包的人。这时算卦人又说了:“好小伙子,长大了当先生,当大先生,念书要好好念,将来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生。”算卦人冲着我娘说的,越说娘就越高兴,忙掏出二毛钱给了算卦人。算卦人也越来越劲了,“下一个,下一个谁算。”接着三婶子开口了:“也给俺那二小子算一卦。”算卦人提开笼子门,黄雀蹦蹦跳跳的窜出来,和上次一样,显她黄仙的神威来。

那年我八岁了,才过了正月十五。我爹就叫着俺的乳名“堰呢,我送你去上学。”一听上学,哪跟玩好呢,我说:“不去!”爹看着老实,做起事来可认真了。气得他瞪着眼,连踹带拽想把我弄到学校去,我怎甘心,瞅了点机会就跑到老远。这下可把他惹烦了,拿起棍子就追赶我,我娘看见了,当娘的哪有不疼孩子的,忙拉着俺爹说:“你好好管孩子行不,动不动就发怒。”接着,对我高喊着:“上学好呀,上学大了才能当先生。”一说当先生,我老实地。还是娘懂孩子心呀。不读书,咋能当先生。

从此,我乖乖地按时到学校上课,从未迟到或早退过。但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先生是什么人,为什么算卦人

说我长大了当先生,一说这个俺娘就高兴。真不理解呀。直到有一年春节过后,又开学的一天。大人们都在嘀咕着说:“哎,某某他爹,你啥时请先生呀。”接着回话就是“我到正月二十。”有一天,放了学。看见许老师和我爹说有笑的进了家门。我在一旁看着,爹喊了一声“看啥,你老师还不认得吗,快点烧水。”边烧水边寻思呀,原来老师就是先生呀。烧开水,给老师泡上茶。这是为了请先生特意买了一两茶,平常爹娘根本舍不得喝茶。又等了一时,俺娘说:“快过来端上菜。”我听话的忙应和着,因为都是为了我呀。鸡、鱼、肉及各种菜上了八大碗,看着看着,口水直从嘴里往外流。心里想着,长大了一定当先生,吃得好,别人看得起。

到了十来岁那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本村的小学里连拼音字母稀里糊涂地还没学会,成天举着红旗到各村串联,写大字报,啥也不知道,光瞎胡闹。写大字报时练的字还算不错。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级必须长。就这样在村里读了四年小学,就算结业了。

十三岁那年同样是过了正月十五,正月十六背着俺姐姐给做得花格老粗布书包,高高兴兴地到离我村五里地的管庄完小读书。(完小当时就是小学五年级)这时年龄可能大点的事,我已知在书本上用功,认准一个理,知识不学就不会。这时也不再串联了,但经常开批判会。批了这再批那。有一次,全学校开批判,读书无言论的会,让我发言,其中有几句是这样批判的:“读书哪能无用呢?如果不读书,

谁会开飞机,谁去搞科研。没有文化,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吗?”不认识几个字怎能当先生?”那一阵,老师和同学们都鼓起了掌。不知是笑我还是激励我,我红着脸的跑下了台。十四岁那年还是正月十六开学,我升入了初中一年级。课本多了起来,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音乐、体育等课程。在长大要当先生的诱导下,我的学习成绩总在全班前列。特别是对作文有了初步认识,当时一位姓张的老师教语文,他对我的文章不抱有什么理想,总是在文章的后面划上个乙或丙字。

转眼初中一年级过去了。十五岁那年,我进入初二的学习阶段,成绩还是那样,但作文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语文老师赵佃训非常注重学生的作文,从写作的语言上课,必须实事求是,他讲:“不实的文章不是好文章,是经不住历史敲打的。”记得有一次赵老师在全班给学生们读了我写的“家乡”一文,并且同时批评了另外一个同学的作文。当时赵老师是这样讲的:“你看某某同学描述的家乡,‘站在那巍巍的村外,望着那……’你官庄村外连个高坡都没有,哪来的巍巍!”你看人家这位同学写的“家乡”,在那白浪滚滚的徒骇河南堰,有一座四个水洞的大水闸。站在这里举目向南望去,只见一个绿树成荫、瓦房成排、街道整齐、猪羊满圈的村庄,这里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同学们,你看写得多生动、真实、可信。”一说真实我脸通红通红的,对不起老师:“村里没有一条整齐街道,只有九棵树,全是土坯平房,猪羊也不多。我说了谎,没觉得愧疚,反而很高兴。这是写作,

只要读者能理解就心满意足了。

这年的年底,初中就要毕业了。说是推荐选拔上高中。后来又说到仁风农中考试。考是考了,但有前提是要把那些德、智、体优秀的入选高中。结果是按学生人数的5:1选拔,全班只有九个名额,我这个当时只有1.5米的矮个子怎能选中。这几个人学习好吗?人才优秀吗?没办法。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吗。

又到了十六岁那年的正月十六,看见那九位同班优秀生高兴地上仁风高中报到,心中那个嫉妒就别提了。不服气,再复课。于是,又在官庄学校重读初中二年级。当然成绩是名例前茅了。还是赵佃训老师教得课程爱听,不管是谁的作文他都一丝不苟的认真批改。写作文他讲得更加深入、巧妙、生动。经常在我的文章上划圈点赞,每篇都是甲+。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复了一年课,等着年终考试上高中。谁知又有了新政策:“全国年级统一延长学期半年。没办法,只能这样读下去。又用了半年的时间终于结业了。在官庄学校,跑了整整四年半。一天常常往返八趟,就按六趟,一天走三十里路程,每年开学时间二百七十天算,一年总计走了八千里,四年半三万六千里,这么长的路程怎能忘记。不管寒风、暴雨还是大雪封门,都按时到校。这些不该描述,学业那能不苦。不能容忍的是——有一天,发完初中毕业证,校长又宣布了好消息:“今年考试不考了,直接选拔。”一个、二个、三四个,最后全班被选送上二十个,而我这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竟被拒绝于中学校大门之外。当时,我心里真像刀割一样啊,哭了,我真哭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白天瞅着天上的乌云,晚上望着漆黑的夜空。自叹道:“社会呀,人间呀,怎么能这样!”后来,后来。在漫长的岁月里,把泪水咽到肚子里,把汗水洒在充满希望的家乡这片田野上。作者系仁风镇桥南王村民

脱坯沭泥窝

◎田邦利

回场院,都争先恐后地指给主家出漏子的地方。主家一边堵漏子一边问:“谁捅的?”“不是俺,不是俺。”都说着怯生生地往后退缩。泥窝顶上的鳞波没了,小昆虫飞了。主家哼水,又是好一阵子忙活。我和小伙伴们悄悄地走了,哼,再出了漏子不告诉你!

将泥窝沭透,坯就好脱了,因为那些干坷垃都已吃透了水,泥巴好和了,从泥窝上劈下大泥块,撒上麦糠,加上少量水,一和就成。

脱坯,一个人也行,要说效率高,还是几个人流水作业,有铲泥的,有拽兜子的,有踹模子的。将泥和好之后,铲泥的用铁锨铲起泥巴,放在兜子里。两个拽兜子的一左一右拽起泥巴,快步去坏场子,将泥巴扣进模子里。踹模子的一手拿着泥板,一手拿着剮刀子,照着模子里的泥巴有目的有方向地踹上几脚,模子里的泥巴就摊开了,而且厚薄均匀。然后用泥板抿平,用剮刀子沿着模子内框剮一遭,拉起模子两端的

绳子,将模子提起,一个坯就脱好了。挨排着将模子放在空地上,拽兜子的又兜了泥巴来,将泥巴扣在模子里,脱下一个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脱。

坯与坯之间所留空隙不大,往模子里扣泥巴,要扣得准,扣得干净,扣得利索,不然会将一部分泥巴扣在模子外,把前面刚脱的一个坯给砸了。这便有了歇后语:“赖汉子脱坯,脱一个砸一个,最后落一个。”戏说那些干事不着调,边干事边坏事,后面成果的取得以毁坏前面成果为代价的人。

现在家乡已是没人盖土屋,没人盘土炕,没人垒土灶台,也就没人脱坯了,但由脱坯而产生的乡土文化还在,已融于家乡的淳风厚土。

记得工作中曾遇到一个难题,领导安排我们几个人分头去做工作,开会时领导旁征博引,说到了脱坯沭泥窝。——“大家都去‘沭泥窝’,‘泥窝’沭好了,‘坯’也就好脱了。”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不忘初心 牢记民生

◎常城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民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谓:“民心取之有道,得之有方。”

水务生技科做为一线科室,始终秉承着老前辈们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精神,时刻牢记以服务民生为宗旨,事事持之以恒,让理论学习与务实行动相结合,全方位提升每一位成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科长引领我们明确责任目标,以“为民生、强学习、抓质量、促环保,严律己、勇担当”为本科室左右铭,带领大家满心热情投身于水务事业,贴近

群众,俯身为万家。作为科室一线的女性,她们同样长期奋斗在生产第一线,“舍小家、顾大家”在她们柔弱的身上完美体现、充分发扬着什么是“女汉子”、什么是“女中豪杰”的大无畏精神。正所谓:“水务女将赛桂英,不分假期战一线”!舍小家只为民生,巾帼不让须眉,弱女子更胜儿郎!

无论季节如何更替,酷暑还是严寒;无论是汗水还是泪水,周末还是假期;奋斗在一线的我们始终在默默无闻的坚守着,经常日暮西斜才吃上午饭,繁星点点才迈着疲倦的脚步回家……,作为一线的我们毫无怨言,发自肺腑的心情甘愿。因为作为水利人我们深深懂得“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不容懈怠、继晷焚膏”的道理。

水是万物根本、是生命之源。我们水务人始终坚持不懈、任劳任怨的走在线,再拼搏、再创新,树立崭新的自我,凝聚起科室的总体战斗力,做到“民有所盼,我有所顾,民有所需,我有所应”。坚持以民为中心、聚民力、凝民心、才能形成磅礴力量,才能快速推动水务实业的巨轮破浪远航。

作者单位:济阳水务实业有限公司

春天的回忆

◎王培培

明媚的阳光铺撒在大地,春天便静悄悄的来到这里,暖暖的春风,如温柔的少女,轻轻抚慰着我们,解冻的春水,如欢快的孩童,活泼的流过我们身旁,渐渐向远方奔腾而去。

清明节前夕,我们一家去乡下亲戚家,正值春天来临,我们便与春天相约在了一起。野花儿,麦苗儿和初春的小草儿掺杂着乡土的气息,混合在空气里,细细的沁入我们的心田。孩子们更是满心欢喜,奔跑在田间土地上,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这一季,正是榆钱树开花结果的时候,这种野味,现在是很难得到的,我寻着清新甘甜的香气,来到榆钱树下,伸手摘了起来。也就是这时,勾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

儿时在下下的日子,是难忘的,清清的水,在水渠里缓缓的流淌着,一眼能望到底。这水渠,是人们一撮一撮劳动挖出来的,为的是把水引入田里,种植水稻。我的老家水稻是主要的粮食。种子先在秧田上培植,等20至25天时,移植入水田里。插秧苗,是一项重要的劳动,也是技术活,那时年幼的我,并不理会这些,也学大人的样子来劳动,结果却很失望,可怜的秧苗一夜漂起,由此我很自觉的退出了插秧苗的劳动,开始和小伙伴們,满田野里奔跑,摘榆钱,采野花,玩泥巴,寻找会叫的虫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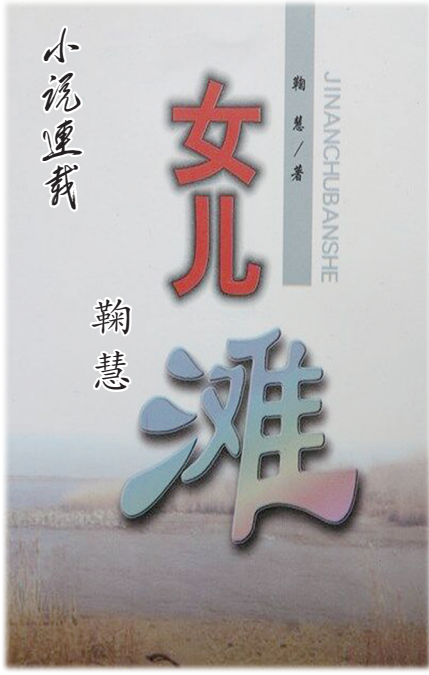
回过神来,我手提袋里的榆钱已摘了一半,表姐来到我身边,并拿来一个耙子,采摘树枝高处的榆钱,表姐是个朴实又能干的人,听娘说,表哥表姐从小没有母亲,父亲又有病,是奶奶一手带大,学也没怎么上,经常在外打工,是两个可怜的孩子。但我觉得,在生活上,他们并不输于我们。表哥表姐,手巧的很,做饭是一把好手,包饺子、炒菜、炖肉、蒸鱼等等我叫不上名字的菜肴,他们都会做,表姐结婚后,姐夫外出打零工,表姐便一人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操持着家里的里里外外,每次回老家,表哥表姐,都会弄点乡里的新鲜玩意儿,送给我们,我们非常感激。

春天里的天空是碧蓝的,太阳暖暖的,披撒在大地,我再次回想起,乡下的生活,邻里之间也是很和气的,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还有各位伯伯、大爷、姑姑、婶婶,都是那么的淳朴善良,随便到那家,都和亲人一样,和小伙伴玩到饭点,只要跟家人言语一声,留下吃饭,是很平常的事,我们真正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

那时的玩具并不多,可在广阔的天地里,我们总能寻着点乐趣。比如荡秋千,我们的秋千很简易,找一根又粗又结实的麻绳,栓在大门上面的横框上,别小看这是自制的,我们荡起来,就像在天空飞一般,很是过瘾,我的童年就在这荡漾中快乐的生活着。又比如在春风的吹动下,我们拉起风筝线,把风筝送飞向辽阔的天空,我们在地上快活的叫着,跳着,希望风筝冲破云霄,飞的很高很高。我们阴阴的风筝不是买的,而是父亲亲手做的,我们要放飞的,不仅是一纸鸢,更是父亲浓浓的爱。

在表姐的帮助下,我们的榆钱已经摘了不少,但,我不想辜负这美丽的春光,于是便领着孩子们继续前行,边走边看春日里的风景。

作者单位:孙耿街道中心小学



之后,便也干起了小买卖,可折腾来折腾去,却总是撑不着也饿不死。再后来,他便想出了一个拿老婆来赚钱的计策。起初,老婆不干。“反正你也少不了啥,他想办真事,我还不干呢。就当是演戏吧,我在暗处护着你。”冷麦蒿对老婆连打带劝加吓唬,几个回合下来,多几分姿色少几分心眼的老婆,便含泪依了他。把平时巴结上的有用处或要账要得急的人物一一单独请进他的家门,老婆炒菜,他陪着喝酒。待把来客灌得醉眼朦胧时,他借故撤离,随即便把收拾齐整的老婆逼到了“前线”。冷麦蒿藏在暗处,时机一到,他便出其不意又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两个人的面前。他面前的一对男女,便会双双给他跪下。这时,那曾逼他还账或曾打着官腔对他讲这政策那政策这事不好办那事又违反原则的男人们,在他的面前捣蒜样地点着头,逼账的从此不再提钱的事,不好办的事也便变得好办。用这种方法,他抓住了一个个贪杯又贪色的男人。后来,他真的发起来,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可他的老婆,却被他毫不犹豫地给打发了。

这样的人,还算人吗?燕子恨恨地想。冷麦蒿端了茶走过来,不及放下茶具,便左一眼右一眼地打量着两个似是从天而降的美人,待把

眼光落在春柳凸起的腹部的时候,两眼一下瞪了茶盅那般大。他心里不由格登一下,但仍满脸堆着笑,随手一指客厅中的那一圈或红或黑的真皮沙发,对他俩点点头:“二位请随便坐,随便坐。”

“坐就坐了,谢谢你。”燕子斜一眼比自己矮了半个头的冷麦蒿,然后,她把脸转向春柳,拼命给她使着眼色,示意她赶紧说话。

燕子用胳膊肘捣捣身边的春柳,催她快说。春柳张了张小嘴,依然没有吐出半个字来。燕子急了,用力在春柳的胳膊上狠捏了一下。春柳似是醒过来,她抬起头,对着冷麦蒿,结结巴巴地说:

“我已经……有了,往后,你就别再……打那个主意了……”

春柳说完这话,低下了头,泪水,在眼眶里转着,她咬紧牙,不让眼泪流下来。

冷麦蒿的笑一下子僵滞在脸上,像一盘冷冻的奶油蛋糕。

燕子把春柳拉到自己身后,抢着说:“俺们姐妹俩这回来,是想告诉冷大总经理,往后,你不能再去找她了。春柳已经是有人啦!冷总是见多识

广的人,那县城省城的漂亮女孩多的是,凭冷总的家产,凭你头上那一顶顶的桂冠,不愁漂亮女孩追着跑。春柳和她的对象热乎得分不开你我,他们……已经……那个了。”

燕子把春柳未说出的话一古脑儿抛出来,在“关键”的地方,她故意把语气拉得很重,同时观察着冷麦蒿的表情。

冷麦蒿的一双眼睛一下瞪得溜圆,闪来闪去地扫描着春柳的腰身,脸上的汗,一粒粒冒了出来。

春柳只是盯着自己的脚尖,一句话也说不出。此时,她真恨不得变成一只小飞虫逃开。她恨面前这个对她穷追不舍的冷麦蒿,更恨做了大半辈子货郎,一心钻进钱眼里的爹和软弱胆怯、随声附和的娘。

“这,这可是真的?!”

冷麦蒿顾不得抹去脸上的汗。春柳一激灵,一咬牙,她不由把腰挺了起来。抬起头,她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冷麦蒿瞅向自己腹部的那双小眼睛。

“一盆水泼在地上了,冷总!对不起,我们走了。”

趁冷麦蒿直着眼发傻,燕子拉起春柳的胳膊,推开了客厅那扇铝合金大门,逃似地离开了冷家。

(三)